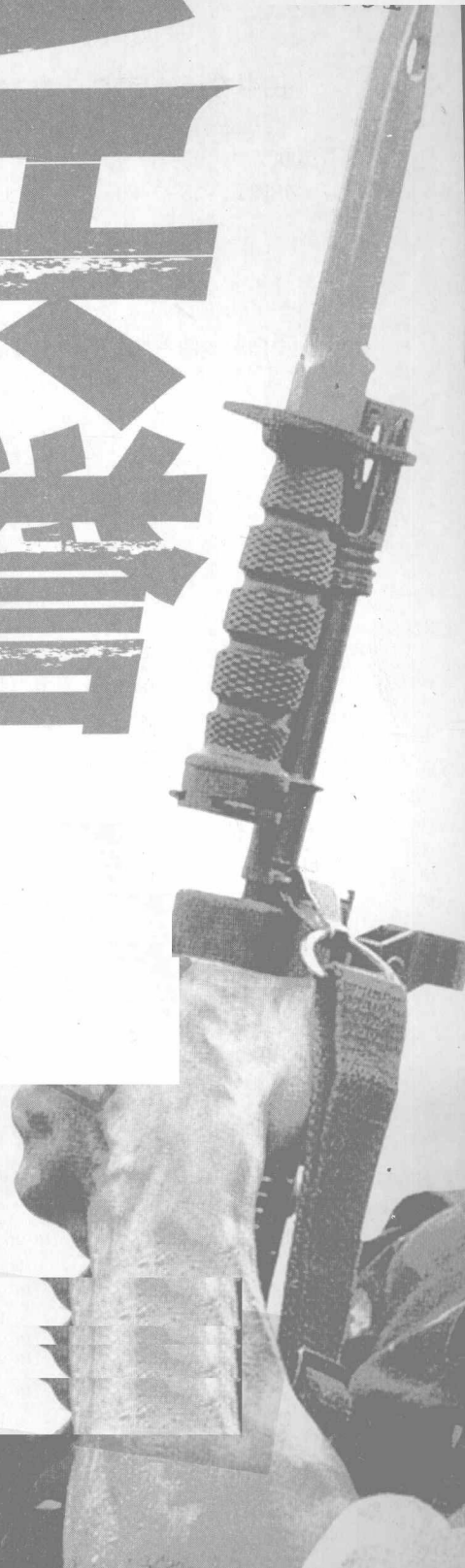


士兵荣誉

伤痕，是士兵的荣誉徽章！
兵王是这样炼成的！



老兵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兵荣誉 / 老兵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623-978-0

I. 士…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3882 号

作 者	老 兵
出版统筹	单占生 金 城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李 辉
特约编辑	韩欣桐
美术编辑	李定斌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顾 清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www.hnwwybs.cn
承印单位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mm × 1000mm
印 张	17.75
字 数	35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78-0
定 价	28.00 元

第一章

是夜，被淡雾遮挡住的月亮倾洒着柔和的光辉，呼呼的山风吹拂过一片林海，发出沙沙的轻响。山中的飞禽走兽大都安静下来，月光透过层层茂密的树叶间的缝隙，照得地上四处亮斑点点。

树林下长着一片片草丛，由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未遭受人为破坏，所以这些草丛虽然并不密集，但却长得有半人高。如果有人隐藏在草丛中，再加上朦胧月光的掩护，想要被发现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是一片月光照射不到的阴暗处，张震正一动不动地俯卧在草丛中，身上盖着伪装网。在他一侧是棵两人合抱的大树，与月亮三者之间正好形成一条直线。

张震侧靠着大树根部，双腿微微弯起来，尽量让其舒适以免血液流动不畅引起麻痹，这样也可以让大树遮挡住一半的身体，被“敌人”发现的几率就小了很多。

这是在山地、平原、丛林混合地形的中国西南某处，两大军团正在进行一场实战军事演习，检验所属士兵的训练成果以及增加士兵的实战经验。

张震是S军团野战军独立团侦察连的士兵，此刻是负责营地周围警戒哨兵中的一个。

张震紧了紧手中握着的模拟实战步枪，枪中装的并不是真正的子弹，而是一种专门为军事实战演习而开发出的演习弹，打在人的身上就犹如被泼上红色颜料，这样表示被击中而“阵亡”，然后就必须按照规定离开演习场。

如果你发现有只蚊子趴在手上，正准备美美地吸上一口你的鲜血，你会怎样做？

张震眼睁睁看着一只蚊子落在他托住步枪前端的左手上，从光源望向暗处，或许会看不清楚，但是从暗处看向光源却非常清楚。张震埋伏的前方被一大片月光照着，前面什么风吹草动都躲不过他的眼睛。

左手拇指上微微一麻，如果不是张震正盯着那只蚊子的吸血行为，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感觉。

张震很想把目光转移开，但是由于他的观察位置就在正前方，而左手上这只由于瘪逐渐变得丰满的蚊子，正好就在他的视线内。

吸啊，再吸啊，多吸点，撑死你个吸血鬼！张震在心里暗暗咒骂着这只蚊子，可身体却依然保持着原来姿势，目光也依旧盯着前方的树林。

这只蚊子好像很久没吸到鲜血，饿疯了似的，这次竟然吸得犹如个胖子，透明的翅膀

士兵荣誉

不住挥动，居然有点飞不起来，在张震的左手拇指上一起一落。

被蚊子咬到的地方转眼浮起一个红包，很痒，仿佛有很多蚂蚁在上面不停地绕着圈。所谓十指连心，这种痒劲不断地挑逗张震的神经，催促着他抓挠的欲望。

不知不觉，托枪的左手手心冒出一层薄薄的汗水，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挪动过一厘米。

部队里倒是发过驱蚊的药水，只要喷上一喷就不会被蚊子找上。

张震身上也带着一瓶，可是他却没有用。因为听连长说过，这种药水会散发出独特气味，虽然很淡，但是碰上有经验的老兵，肯定能嗅得出来，那样的话，被发现是迟早的事，所以他在演习中就一直没用过。

三番五次的挑衅无果后，这只蚊子终于失去对张震的兴趣，带着满腔热血摇晃着飞走了。

张震心里不由得长舒一口气，不过身体还是纹丝未动。

蚊虫看似不起眼，但却是狙击手最大的敌人之一。每年的演习，都会有一些新兵狙击手因为蚊虫叮咬，而暴露了自己。

演习不是演戏，这一点张震心里很明白。毕竟在实战中，敌人用的可不是油漆子弹。

伪装网原本可以盖住张震全身，不过他却没有把枪也盖住，这样在发现“敌人”的时候，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发动突击并发出警报。

军事演习从实战出发，根本就不会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张震刚下基层连队不久，就碰上了一次军演，可是那次他连一发子弹都没有打出，就直接被列入“阵亡”名单，一直是他心里的奇耻大辱。

从那时候开始，自小就不愿意认输的张震发愤图强，苦练本领。如今，论个人综合能力，已经是整个侦察连队自连长以下第一人。至于比不上连长，只不过因为他的经验不足罢了。

不知不觉，眼皮开始打起了架，张震脑袋中疲惫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心里嘀咕着：昨天晚上被蓝军突击，几乎都没有睡，今天早上又连续急行军突破蓝军防御，交火不下十次。一切从实战出发果然是有够……有够折磨人的。

眼睛都快张不开了。下一个接替我位置的是谁呢？

对了，是嘎子吧。他怎么还没来？

不过这次换岗是不是有点久了，还是那小子运气不好已经“阵亡”了？连长他们之前被叫走了，应该有什么新任务吧……我当兵几年了？算一下……

张震强迫脑袋中转悠着许多事情，尽量扯开思绪，如果眼睛再有合上的趋势，就用力咬一咬舌尖，保持着清醒的状态。托着枪的手依旧有力，盯着锁定位置的双眼仍然有神。

山风沙沙地吹拂过树林。

黎明时分，天空中还略带最后一丝黑暗。远处有轻微的脚步声逐渐接近。在草丛中趴了不知道多久的张震陡然警惕起来，同时从听觉判断出来人是从他后方位置走来。

是自己人？

不对，如果是自己人，在接近前应该会打暗号。

难道是蓝军的人？可是就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也不太正常。

确定前方位置没有任何异常的张震，背靠着大树慢慢挪动起来，原本套在身上的伪装网也被他轻轻拿下来“随意”地扔在一旁。

张震微微露出半边脸观察情况。这里的地形复杂，虽然耳朵已经听到声音，但却无法看到来人，不过应该距离他的位置不远了。

没过多久，一名身穿野战装的军官绕过土丘，出现在树林之中，左肩膀处套着红袖布块，是军事实战演习中红军的身份。

中等身材，皮肤黝黑，样子看起来挺憨厚的，让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他手上拿着个手电筒，在路上来回照来照去。

“咦，警戒岗位应该就是这儿，那小子居然不在，跑到哪里去了？”这名军官的手电筒照到树下那张被人“抛弃”的伪装网上，走近一看，不禁嘀咕道。

忽然，军官眼皮一跳，仿佛是感觉到危险逼近，汗毛都直立起来，当他正想避让开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犹如老鹰扑食的张震从大树上飞扑下来，全身重量再加上背包，起码也有二百来斤，瞬间就将目标压倒在地。

张震刚刚接触地面，立刻用双脚压住对方腹部以及左肩，然后一手按住对方的左手，将步枪枪托也顶在其咽喉处。

“你小子快给我起来，这么重都快压死人啦。”此时军官也不敢大声，只是低声骂了几句。张震笑眯眯地站起身来，眼神扫视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情况，这才拉起了刚才的“猎物”。

军官从地上起来后，轻轻捶了张震胸口一拳，又低声骂道：“你小子搞什么鬼？我肩膀上这么大一块红布，你会看不出来是红军？”

张震装模作样地重新钻进伪装网，这才低声应道：“嘿嘿，连长，我这不是发挥一下您教的东西吗？”

连长没好气地瞪了张震一眼，蹲下身子小声说：“发挥？怎么不见你发挥到那些‘敌人’身上，倒是发挥到我身上来了！”

张震闻言脸色一苦说：“连长，不是我抱怨啊，咱们训练了这么久，就是想好好地表现表现。可是和蓝军交战这么多天，我怎么感觉都是他们在打我们，而我们就是不停地逃跑，不，是撤退，然后再转移，接着又撤退。简直就像是在给蓝军练兵啊。”

连长眉毛一皱，低声训斥道：“你小子别唧唧歪歪。这个不是我做主，总之上面说干啥，我们就干啥。军人嘛，只要服从就行了，其他事就不要多想。好了，这次单独来找你是想和你商量个事。”

张震多少有点诧异，如今还是演习期间，连长居然打乱计划，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

士兵荣誉

来找自己，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他点点头说：“连长，什么事情这么重要？非要演习期间说？连长你是我师父，又是我们整个连的老大哥，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是张震能做到的，就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去你的，谁是你大哥，部队里可是明令禁止拉山头哦。”连长一边说，一边左右看了看，确定附近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后，才低声道，“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在扎营之前，我和老刘不是被上面叫去了吗？”

张震点点头：“对，你们被叫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不过好在一切还算正常，没遭遇突然袭击。”

连长闻言脸色一苦，叹了口气说：“谁说没遭遇袭击，昨天晚上我们营地被人给连根摸了！我和老刘就一直在不远处的秘密基地中看着，简直是越看越觉得窝囊！”

什么，营地被摸了？开玩笑的吧，我们侦察连虽然不敢说在S军中排第一，起码也算是数得上号的，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敌人”不动声色地给摸了呢？

张震急道：“连长，你快给我说说，兄弟们怎么样了？”

连长的眉头都快挤在一起，目光盯着张震一字一句地说：“演习提前结束了，我们侦察连官兵全员‘阵亡’了！”



第二章

张震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也顾不得被敌军发现，急匆匆地问道：“连长，我们侦察连营地被‘敌人’给摸了，是蓝军干的吗？”

“蓝军？你小子也参加过不少次实战演习了，什么时候见过蓝军的人有这样的能耐？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我们侦察连全体士兵‘做掉’？就算蓝军来几倍的兵力，起码也会出个声吧！”连长随手捡起一片树叶，捏在手中狠狠地蹂躏着，仿佛是蹂躏那些摸营“敌人”一般。

张震闻言一奇，难道这次军事演习除了红军蓝军以外，还有其他军队参加吗？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问道：“连长，那些摸营的人是哪个部队的？”

连长双眼睛光一闪，左右望了望，一把将张震扯近身边，低声说：“特种部队你应该听说过吧，来的全都是特种兵！”

张震脑子瞬间活络起来，脸上浮现起激动向往的神色，脱口说：“原来摸营的人全部都是特种兵，那这次我们输得不冤，如果那样的部队连我们都搞不定，还叫个屁的特种部队！”

连长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说：“你小子该不会是特种部队派来的奸细吧，瞧你那激动样，一个字，俗。听你这口气，好像对特种部队很了解啊！”

“当然，早就听说那些特种兵手能断砖，能把人脖子当黄瓜一样劈断，还会丢飞刀、刀法特神。对了，还有轻功，就好像小说里面的武林高手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张震说得是双眼大放精光。

“扯淡！那都是一些人瞎传的。特种兵是人，我们也是人啊。如果特种兵真和你说的那样，国家还要我们这么多军人干什么，多养几个特种兵不就得了？我们啊，都可以回家种地休息去了！”看来这次特种兵摸营事件对连长影响不小，脸上的愤怒一直不减。

张震想想也是，可能是听那些老兵吹多了，自己也慢慢被感染了，当下好奇地说：“连长，侦察连的营地被特种兵这样摸了，并且一点动静都没有。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半天当暗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发现？如果换成是我肯定做不到。”

“那些都是经过锤炼出的能耐，大家都是人，只要你像他们那样艰苦训练一番，也不会比他们差的！”

连长脸上愤怒稍微缓和，颇为赞赏地拍了一下张震的肩膀，接着说：“你小子不错，算

士兵荣誉

是给老子我长脸了，总算没白白给你开了那么多次的‘小灶’。这次临时的偷袭演习，全连战士就你一个没有被那些特种部队干掉。”

接下来，连长将整件事情给张震说了一遍。

侦察连队在到达指定位置准备扎营时，连长和副连长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让他们两人前往距离营地两公里外的一处秘密基地。到了那里，两人得到一个临时演习通知。

这一次的临时演习是以整个侦察连为目标，而进攻一方则是支刚刚从训练营里出来的特种部队，要以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来检验训练的成果。

而这次临时演习的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校验士兵们的警惕性，以及在没有连队指挥官的情况下，对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

就这样，整个犹如沉睡中猛兽的侦察连被一把黑暗中的尖刀给抹了脖子。

说到这儿，连长恨恨地说：“被抹了脖子连点声音都没冒，自己想想都觉得丢人，肯定会被其他兄弟连队笑死。不行，这次回去一定要来上几个加强训练才行。妈的，真是越想越憋气啊！”

张震凑上来拍了拍连长的后背，说：“连长你也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可不好。咱们这次栽了跟斗，下次再找回来不就成了，也让那些特种兵看看我们侦察连的实力。对了，这次你亲自来找我，不是有事的吗？说吧，能做到的我张震绝不含糊！”

“哦，是这样的！”被张震一提醒，连长才想起这次来的目的，目光闪烁，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阿震啊，我单独来找你，就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你看整个侦察连除了你之外都被人给摸了，你看是不是为了集体……当然，这只是私下意见而已，你考虑一下！”

如果换作是平常，要是自己连队中有这么一个出色的苗子，连长简直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肯定会大张旗鼓炫耀一番，在其他部队面前露露脸。

可是这一次侦察连输得真是太惨，用体无完肤来形容也不为过，所以这次连长想让张震这个突出分子也算成被特种兵给摸了。按照他的性格，这事还真是有点说不上口。

但是张震能够明白连长的意思，毫不在意地说：“连长，我知道怎么做了。不就是‘阵亡’一回吗？那么多次的军事演习我都‘阵亡’了不知道多少次，也不在乎这一次。团队精神是最重要的，这可是你教我们的，咱们有难同当！”

说完，张震掏出别在大腿处的95式手枪，直接对着自己胸口开了一枪，顿时染上一团血红的染料。

连长仿佛松了一口气，对手下战士提出这样要求，还真是为难他了。他拍了拍张震的肩膀说：“委屈你了，不过放心，实战演习回去加餐，我让大厨给你‘开小灶’！”

“连长你可要说话算话，平日老是被你逼着加练开小灶，这回可轮到我到食堂开小灶了！”张震将扔在地上的伪装网收好，既然已经“阵亡”了，那就要回到指定阵亡区待着。

“放心吧，这回亏不了你。走，这次军事实战演习已经没咱们的份，全部都做后勤兵喽！”连长无事一身轻似的说，可是张震却感觉到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无形压力，看来以后



的日子难过了。

回到营地，张震看到全体侦察连的士兵身上都有血红印记，表示着“阵亡”。士气简直低到了极点，营地中散发出来的压抑气氛让他仿佛有点透不过气来。

连长也知道这样的气氛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于是吆喝着全员赶向指定阵亡区待命。

“呀，咱们的连队第一也被干掉了？”一个靠在树边耷拉着脑袋的战士看见张震，仿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立刻走了上来。

“是虎子啊。咳，那些家伙真是厉害，好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来了一枪，再次‘阵亡’了。你呢，是怎么被摸的？”张震耸了耸肩膀，做出一脸夹杂着无奈、惊讶、钦佩、感叹等等的一系列的表情。

“嗨，别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被摸的。刚刚睡下没多久，紧接着就被人给叫了起来，而且还不让我们出声，然后宣布我们全部‘阵亡’了。”

虎子指了指脖子上那道被画出来的血红，接着叫苦道：“兄弟们这才发现，在不知不觉中给人割了喉咙。妈的，这次丢人丢大发了。你小子也真是，胸口中弹，应该是见着敌人吧，不能提醒起码也装作枪支走火啊，能给兄弟们提个醒的话，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你小子是想让我犯错误啊。如果按你说的去做，这次实战演习结束后我绝对会吃个处分！再说了，要赢也要堂堂正正地赢。他们摸掉我们的营，找个机会也摸回去，那样才叫真的厉害！”张震说。

“嗯，这个主意不错，值得参考！”虎子听到张震的话，两眼一放光，丢下这句话后转身离开了。

“不是吧，我只是随口说说，难道他们真的要去摸那些特种兵的营地？”

张震看着虎子走到营地上，连续拉扯地叫上几人，仔细一看，那些人都是各个班的正副班长。一群人聚在一起，叽叽咕咕不知道商量着什么。

张震看着那些人的架势，就算是用屁股想也知道，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祸从口出？那些特种兵摸营是有上级的允许，而侦察连这个“阵亡”的部队在没有任何命令下想要摸回去。靠，这可是不服从指挥，事情闹出来可大可小。

啪！一声脚跟靠拢的响声将张震的思绪打断，转身望去发现是一名勤务兵，后者见他立即敬了个军礼，说：“请问，你是侦察连张震同志吗？”

“我就是。”张震回了军礼，“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勤务兵伸手一个虚引，说：“上级命令，请跟我来！”

说完，目光直直地看着张震，在等着后者先动。

看着勤务兵神秘的举动，平常如果是召见，对方起码也会说出个目的地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样，一开口就要你跟着走，其他一个字都不说的。

张震知道对方嘴里绝对不会再说出多余的字，只好压下心中的疑惑，朝着对方引路的方向走去。

第三章

张震在勤务兵的带领下，转眼来到一处山面背阴的地方。

当他走近了才发现，这里也是一支部队驻扎的营地，可是看起来又和普通部队有些不同。张震一路走来，除了前面带路的勤务兵外，整个营地内再也没有看到其他的人。山林内显得死气沉沉，格外安静，如同是一处被遗忘之地。

“请在里面稍等！”勤务兵将张震带到营地中央的帐篷内，丢下这句话，也不等待后者回答就直接离开。

帐篷里摆放的物品很简单，中间是一张可折叠式的桌子。张震好奇地走上前，只见桌上摆放了一张画着各种符号的军事作战地图。

张震也学习过观看军事地图。不难看出，这是这一带山区的地形图，而其中标出的一点进攻位置，赫然就是张震所在侦察连的驻扎地。

张震看着地图，心中暗暗想道：这是张进攻我们侦察连详细的路线图，而昨天晚上摸营的是连长说的特种部队。这样说来，这里岂不是特种部队的营地？

他们叫我来做什么，该不会是想召我加入特种部队吧？张震忍不住遐想起来。

那敢情好啊！俗话说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当士兵则要当最好的兵，而特种兵无疑是最厉害的单兵，更有人称特种兵为“兵王”。

张震是越想越激动，仿佛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兵王”。忽然，浮想联翩的脑海中闪现出连长愤怒的神情，让他顿时清醒过来。

不行！我们侦察连刚刚被别人神鬼不觉地摸了营，叛徒是肯定不能够当的……这个时候可是连队上下一心打击“敌人”……咳！

就在张震陷入天人交战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冷峻的声音：“你就是张震吧！”

那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张震顿时惊出满身冷汗，待看清楚来者是一名少校级军官后，马上立正敬礼，正声说：“报告首长，我就是张震。”

眼前这人身高一米八左右，野战军迷彩装下的身体虽然看不出有多强壮，但张震却敏锐地感觉到危险的气息，仿佛面对的是一把被掩藏起来的开锋利剑，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最致命的攻击。

粗粗的卧蚕眉让其硬朗的脸部显出一丝柔和，最让人注意的是似乎时不时带着微笑的嘴角，很容易让人有亲近之意，仿佛是个好说话的人。

“嗯，这里没有其他人，就不用那么多规矩，随意些比较好！”少校军官指了指折叠式

桌子上的地图说，“张震，你看得懂这张地图吗？”

张震不明白对方的意思，不过还是实事求是回答道：“报告首长，我看得懂。”

“那就成。”少校军官指着地图，接着说，“那你说说，这张地图上是什么意思？”

“报告首长，这应该是张进攻路线图，目的地是侦察连的营地……”难道这人找我来是看地图的，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吧？张震还摸不清楚对方的意思，不过地图上的一切倒是说得很清楚。

“不错，完全正确。”听完张震的解说后，少校军官好像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张震啊张震，你知道吗，其实没见到你之前，我心里还真有点恨你，不过现在气倒是消了不少。”

恨我？难道我以前得罪过他？应该不会啊，印象中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难道是因为……张震越想越觉得可能，不过脸上神色却丝毫未变，依然是一副安静倾听的模样。

“我想你也猜测得到，我就是昨天晚上将你们整个侦察连给摸了的那支部队的指挥官。其实在这个临时演习之前，我就已经查过你们侦察连的情况，找了个机会跟那群老家伙打了个赌。如果这一次我指挥的特战小队能够将你们侦察连在神鬼不知的情况下摸掉，就允许我到战斗第一线去，而不是继续在后方当什么教官。可是，最后却被你这个家伙给搅黄了……”渐渐的，少校军官双眼有了冒火的趋势，狠狠地瞪着张震。

张震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不过心里却早就翻滚起来：原来是这样，这次是进了虎穴。早知道会这样，就叫连长一起来了，这家伙是少校，我才是个一等兵，等级差得也太远了吧。

虽然平日里连长他们对自己很不错，可张震也听说过一些军官刻意打击报复的。想到这里，张震心里不由得一沉。

不过，能够当一支特种部队指挥官，哪里会被这事所左右。少校军官很快就控制住自己情绪，在心里叹了口气：这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失去了，想要上一线战场都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难道就这样当教官一直到退伍吗？

“整个侦察连昨天晚上的情况，我从你连长那里了解过了，我的部队发动攻击时，你正好在放哨，你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吧！”

张震看着少校军官在那张军事地图上指出的位置，点了点头说：“是的，昨天晚上我就是负责这一片区域。”

“你确定是在这片区域内？”少校军官双眼带着几分疑惑。

“我非常确定，是在这一片区域内，至少放哨的区域应该不会错的，毕竟军队中都是轮流放哨的！”张震“善意”地提醒了一下对方部队的基本常识。

“这些我当然知道！”少校军官用力地拍了一掌地图，厉声说，“那你在放哨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比如说什么声音之类的？”

他到底想问什么？这个是张震脑袋中最想知道的事情。

不过现在他可没有发问的权利，仔细回想了昨天放哨的一切，张震说：“昨天晚上我是第四轮的哨，监视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至于听到的声音，就是感觉昨晚的夜鸟

似乎比前几天热闹,叫声多了些!”

不会吧!少校军官闻言一愣,这个家伙难道和他部队的士兵擦肩而过,双方谁也没有发现,以至于这次行动就出现这么个漏网之鱼。

如果这样的话,换个角度来说,这小子的伪装术岂不是连特战士兵都能瞒过去?这样的人才不来特种部队,那真是没天理了。

弄清楚失败原因的少校军官,犹如看见宝贝一般,之前的抑郁之色顿时一扫而空,好奇地说:“张震,昨天晚上摸营,你们部队除了你之外的其他暗哨都被我的人给‘做掉’了,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隐蔽的?是谁教你的?”

张震倒也没多少顾忌,见少校军官对他的伪装技术感兴趣,也是来了精神。要知道,那可是他军事技术中的强项,便神采飞扬地说:“这个伪装嘛,一半是自己摸索,另一半则是跟在连长后面学习经验,哦,还有我大哥也指导了很多东西。”

“你大哥?你大哥叫什么名字?”少校军官也是突发奇想地将张震找来,关于后者的家庭情况则是根本就不清楚,不过听到张震说到大哥,他下意识认定应该是知道的人。

“我大哥也是在部队里的,不过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个部队,反正无论怎么问他都不会说的。对了,我大哥的名字叫张威。”提到这个大哥,张震满脸全是自豪之色,虽然不清楚大哥在部队中是做什么的,但是他认为大哥这样厉害,肯定混得不会差。

张威!原来是那个家伙。看来他这个弟弟肯定得到不少指点,害我栽了这么个冤枉跟头。少校军官双眼一凛,这可不兴,平常比不过张威也就算了,现在连他这个弟弟也来给我捣乱。

哼!朋友是朋友,面子是面子,不能就这样白白便宜了他。

张震根本就不会想到,眼前这位少校军官可是他大哥张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两人之前碰撞的火花可是异常激烈。

少校军官默默看着张震,心中活络起来:张威教了这么多东西给这个弟弟,应该也是想将其拉进TZ(特种部队的简称)。不过现在张威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趁着这个时候,将他弟弟拉到我的麾下,让我帮他好好调教调教。

张震看着少校军官不断变换的神情,下意识中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会是个明智的选择。不过这只是个想法,军人的纪律让他仍然站在原地,等待着首长的指示。

少校军官打定主意,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说:“张震,你对于特种部队有什么看法?”

张震神情一惊,终于扯到他最在意的话题上了,当即说:“特种部队都很厉害。之前我都是听说的,这次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就将侦察连整个给摸了,确实是名不虚传。”

“这些都没有什么,只要能接受严格训练,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军人!”少校军官脸色一正,盯着张震说,“你有没有兴趣,成为他们的一员呢?”

面对少校军官的问题,原本有些激动的张震却平静下来,虽然他想成为一名部队中象征着最强单兵称号的特种士兵,但脑海中却闪现出一幅幅画面,其中最为清晰的,就是之前与侦察连的好兄弟虎子的对话:“他们摸我们的营,找个机会摸回去,摸回去……”



第四章

“有没有兴趣来我这里，好好考虑一下。如果有这个意向，部队每年都会全面招收优秀的军人成为特种士兵，那时候你可以申请！”

张震脑袋中转悠着少校军官的话语。他没有当场答应对方，他认为如果真要进入特种部队的话，那就要先将侦察连的“耻辱”给洗刷掉，这样才能够堂堂正正地向连长提交申请报名。

转出山坳的时候，张震回头看着那个特种部队的驻扎营地，依然是那么的安静，仿佛没有一丝人气似的，刚才与他见面的少校军官也不见了踪影，整个营地里透出让人向往的神秘气息。

这，就是被喻为军中雷霆的特种部队吗？

回到了侦察连“阵亡”位置，那里或三或五聚集着士兵们，其中一部分人被连长安排去做后勤支援，剩下待在这里的，几乎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没有什么精神。

不过想想也是，整整一支侦察连队就这样被人毫无声息地消灭掉，不论是谁都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消除如此打击士气的阴影的。

张震目光扫了扫，一眼看到目标虎子。

那家伙正在拉着侦察连所有的班长商量着事情，在他们中间摊放着张地图，众人纷纷指着上面发表意见。

张震好奇地靠近一看，地图上的注释顿时让他一愣，这是怎么回事？地图上的目标点是刚才那支特种部队所在的驻扎地，虎子他们是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个东西的？

难道……

张震上前拍了下虎子肩膀，指着地图问：“虎子，这张地图你是从哪弄来的？”

虎子没等张震把话说完，就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巴，然后移开些身体让出位置让其蹲下，压低声音说：“小声一些，我们打算把被摸营的仇给报回来。凭昨天晚上的较量就很清楚对方肯定不是一般的部队，所以我就去找连长商量看看能不能透露些东西，可是连长不在，不过却找到了这张地图。如果我没错的话，上面这个点应该就是那支摸我们营地的部队！”

这张地图上注释的符号很清楚，上面有两个目标位置点，其中一个就是侦察连所在的营地，那另外一个想想就知道。

张震会心地笑了笑，看来连长也咽不下这口气，这张地图应该是一番忙碌赶出来的。如此重要的东西会这样轻松被虎子找到，除了连长已经默许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

士兵荣誉

张震之前到过那支特种部队的营地，虽然说不清楚实际的军力分布位置，但是大概的情况还是知道的。不过他却没有说，只是待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虎子与众位班长们讨论，研究进攻路线。

“连长来了，连长来了……”一个在远处放哨的战友吹了一个清脆的口哨，急道。

虎子一把抓住众人中间的地图，快速说：“地图上的注释大家都记住，等会儿回自己的班队，至于行动的时间等之后再讨论。我现在就去把这张地图放回去，阿震你去帮我拖住连长，为我争取时间。”说完立刻蹿向连长帐篷的位置。

张震能力强，自然是最受到连长照顾的，虎子让其去拖住连长，是最不会受到后者怀疑的。在这里可能只有张震最清楚连长的真正意思，闻言也不说二话，直接迎向从远处走来的连长，笑着说：“连长，您这是做什么去啊？”

面对没话找话的张震，连长倒是按照众人的意愿停了下来，望了望距离他们两人有点远的其他士兵，确定说话不会被偷听到，压低声音说：“都看了吧？”

“嗯，都看过，也商量好方法了。”张震知道连长所指，背对着其他士兵眨了眨眼说。

“确定什么时候行动？”连长脸上毫无表情，心中却直赞这小子果然很机灵。

张震想了想，非常肯定地说：“虽然还没有确定时间，但是我认为一定会在今天晚上，越早行动变数就越少，他们应该也和我想的差不多。”

连长摸了摸下巴，意有所指地说：“副连长带领几个排长和一部分侦察连的士兵去后勤支援了。如今这场演习已经没有我们侦察连什么事情了。我在之前向上级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个老战友，打算趁着机会去拜会一下，可能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

“连长您放心好了，连队不会出什么事的。”张震嘿嘿一笑说，连长去见老战友不回来了，而副连长则是去指挥后勤支援，那岂不是和昨天晚上一样，侦察连没有指挥官在。虎子和众人看起来也是万事俱备，个个摩拳擦掌。

连长来到营地也没有多待，宽慰了这些神情萎靡的士兵后，就回到他的帐篷，出来的时候手中拿着卷图纸。虎子一眼就看出是刚刚放回去的地图，心中暗叫一声好险。

接着连长吩咐了几句好好看守营地之后，便晃着步子离开了。

“喂，阿震，刚刚见你和连长说了很多，都讲了些什么？”连长刚走，一名早就迫不及待的班长立刻朝张震问道。这次行动可是众人擅自主张，很担心如果让连长知道后，处罚倒是小事，就怕行动还没有开始就被制止了。

早就料到肯定会被询问的张震摆了摆手，说：“你们不用担心，连长不会知道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刚才我和他聊了聊，得知今天晚上他要去见老战友，不会回营了。而副连长则去指挥后勤支援，总之，今天晚上侦察连没有指挥官在。”

“哈哈，真的是连老天都在帮我们，原本就计划今天晚上是最好的动手时机。本想着如何瞒过连长，这下可好，连长不在。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摸那些家伙的营！”虎子一听顿时激动起来，围在旁边的班长们也是满脸兴奋。



张震看着大家逐渐回升的士气，明白了为什么连长没有阻止这一次侦察连的擅自行动。被特种部队无声无息地消灭掉，导致了侦察连士气非常的低落，连长知道如果不找个地方让大家将心中的抑郁发泄出来，那士气恢复将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也许还会影响士兵们今后的状态。

连长知道，侦察连所有战士心里应该很清楚，这一次面对的“敌人”是非常厉害的。换言之，这一次的行动完完全全是场硬仗。

提升失败队伍的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战斗中找回自信，尤其是硬仗的效果更好。连长深知其中的道理，默许了众人的擅自主张。

各位班长交流了一下，然后回去召集各自班的士兵，告知这一次的行动，而且还特别声明：想去的就去，不想去的也不勉强，不过要保证在行动结束前，坚决不能泄露半句。

最后，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留守在营地里的所有侦察连战士一致同意参加，每个人都在各自班长的指挥下进行战斗协调。

张震很难将眼前的侦察连与之前的模样相提并论。此刻的侦察连犹如从伤痛中恢复的猛兽，正在磨砺着它的獠牙与利爪，准备朝目标展露它的愤怒以及凶猛，坚定地要让它身上留下伤口的敌人知道，那是个多么错误的行为。

高涨的士气一扫侦察连之前的颓废，仿佛连空气中也多了许多让人振奋的味道。

整个营地里一片忙碌景象，一点也不像在演习中“阵亡”的队伍，反倒犹如一群正在整装待发的斗士，每个人的眼中都流露出期待和坚定。

张震此刻真正感受到，这支“阵亡”的侦察连获得了“重生”。

夜晚，天空中依然飘浮着一层云雾，月亮依然被遮掩住光辉，比昨天夜色更加重了。山上树海被一阵冷风拂过，发出沙沙的声音。

风吹过之后，沙沙声音依然没有停止，如果仔细一听会发现，这是由物体和草叶摩擦所发出来的。

一支队伍趁着夜色在树林中快速地前进，动作干净利落，俨然是训练有素。林间落息的鸟类都没有被惊醒，根本就不知道它们下方曾经有人经过。

队伍来到指定的位置，立刻分散埋伏，耐心地等待起来。通过昨天晚上的摸营，众人知道虽然“敌人”实力超强，但是人数却并不多，而侦察连这一次几乎来了将近大半，大概能形成十比一的局面。

“虎子，那些人很厉害，你看有多少会进入我们的圈套内？”张震用手肘碰了碰身边的虎子，将声音压得很低说。

“就算再厉害也是人，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出去不成。我们讨论过了，目标所在位置易守难攻，而我们的优势是人多，所以打算将‘敌人’从营地给逼上来。虽然他们厉害，但我不信面对他们真的能以一个打几个！”虎子自信地说，双眼仿佛已经看到侦察连胜利的曙光。

哒哒哒……一阵格外清脆的枪声瞬间响彻天空，侦察连的行动开始了。

第五章

山里夜晚的风很大很冷，呼呼的风声中夹杂着越来越密集的枪响，张震那个班队蹲守在计划埋伏点听得很清楚。经过侦察连所有在场的班长商讨，如果论军事技术他们与“敌人”是有差距的，所以就采用以人数优势的逼赶引诱战术，想要将对方逐步地“蚕食”掉。

“虎子，情况好像有点不对。”知道对方厉害的张震，一直都集中所有的注意，在传到耳中的枪声里立刻听出了不对劲。

虎子闻言一愣，也听出了枪声的异常，惊讶地说：“奇怪，对方的位置是在这里，怎么会有些枪声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响起。难道对方早就意料到我们会去偷袭，一早就在那个方向埋伏我们，然后想要以两边夹击的方式再一次‘消灭’掉侦察连？妈的，真可恶！”

张震自从听到异常的枪声眉头就一直没松开过，心中嘀咕着：虽然对方是特种部队，但是也不可能会提前知道侦察连去偷袭，而且这次行动是临时而起的，难道他们会去监视一支“阵亡”的部队？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现在是两大军团为这次军事实战演习结束前最后一次交锋作协调，这个时候正应该是双方“停火”观望期，连长也是看到这个情况，才默许了侦察连这次的擅自行动。

张震心中转悠着念头，忽然灵光一闪，顿时满头的冷汗冒了出来：不会吧，他们的运气不至于这么“好”吧？要真是这样，也许等这一次演习结束后，侦察连可能连番号都没有了。

他刚才脑袋中的念头，就是两大军团在做部队行动协调布置，而夜晚在树林中穿梭视线会受到影响，如果是正在战术协调的两大军团部队，却被前来偷袭的侦察连误认的话……

等待许久，计划中的特种部队没有出现，而侦察连一班长却出现在张震众人的眼前。

只见一班长靠近这个埋伏点，就低声叫道：“喂，我是一班长，你们在哪里？行动出现了意外，你们快点出来，晚了就来不及了。”

“一班长，这里。”张震眼皮一阵狂跳，从隐蔽点起身，将一班长从暴露位置拉进来。尽管他从来都不相信神佛，这一刻心中不断在祈祷着：满天神佛保佑，事情千万不要像我中的那样！

一班长微微喘着气，以侦察连的训练量来看，应该不是累的原因。他神色有些慌张，急急地说：“行动出现了意外，侦察连三班、五班偷袭的路线上突然出现不明的队伍。他们想到昨天晚上目标队伍的身手，还以为对方已经猜测到侦察连的意图，想要进行反埋伏，所以他们就当即决定开火反击。”